

京 味 长 篇 小 说 系 列

正阳门外

神 戏



沈家和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阳门外. 戏神/沈家和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2-0611-7

I. 正…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826 号

戏 神

XI SHEN

沈家和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625 印张 378 000 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02-0611-7

1·596 定价: 24.00 元

## 自序

写完本卷最后两个字——戏神——这部描写旧京南城下层劳苦大众的小说，终于告一段落。这部以“穷不怕”——齐尚文、齐二、齐忠翠三代人为主线小说，包括《鼓妞》《典身》《坤伶》《闺梦》《戏神》五卷，约一百九十万字。人物有多少？不好统计。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五行八作无所不包：从宫内的御布库——皇家跤手到天桥跤场的把式，从菜市口刑场的刽子手到小缙帮的扒手，从为袁崇焕守墓的义士到偷坟掘墓的窃贼，从天惠斋鼻烟铺为人说戏的梨园泰斗到茶馆里的大鼓妞，从教会医院的大夫到洋车夫，从日本经济特务到一贯道道首，从地痞恶霸到缝穷妇……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均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社会，从而也就形成了这五本书。这五卷与前四卷《鬼亲》《活祭》《老铺》《药王》所描写的大买卖字号、大宅门儿富商巨贾们的生活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要想写好五行八作的小人物，就要有这些小人物的思想感情。我就有。我交的朋友有在天桥练“钉板开石”、“拉硬弓”的朱国梁和朱国泉，练杠子和飞人的曹氏父子，名跤手“快脚满”——满宝珍，拉洋片的“大金牙”之子小金牙，快板书艺人高凤山，鼓书艺人蔡金波，一辈子卖卤煮火烧的“小肠陈”，为袁崇焕守墓的余二爷之女余幼芝以及过去在天桥唱京剧、评戏的艺人，过去在山涧口开小店的老板，开估衣铺的掌柜，为各家各户挑水的“老三哥”，当过妓女的大姐们……方方面面的朋友我都交。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整理成几本书，但我



不想这么做，因为，我要用这些宝贵资料写小说。我说这些资料很宝贵，并非故弄玄虚，是因为我的这些“老北京”朋友大部分已作古，他们给我留下的谈话录音都成了他们的遗作，这还不宝贵吗？十年前，一位电影导演曾设法让我贡献出我的这些宝贵资料，为了打消他的念头，我坦率地对他说：“你只能看我已经出版的小说。至于我的资料，你连一页笔记也见不到，一盘录音也听不到。”一次，有个朋友到我家串门儿，正赶上我整理资料，他拿起一本资料翻阅，我立刻从他手里夺过那本资料说：“对不起，你不能看这些资料。”为此，那位朋友很尴尬，对我很不满。是不是我太吝啬了？也是，也不是。要说我吝啬，也是有理由的：我从1964年到北京天桥信托商店当售货员开始，便下功夫收集旧京资料，边收集边整理，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为了收集这些资料，我从经济上到精神上所下的本钱，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我有一大批第一手资料，如今我才能一本接一本地写出京味小说来。

我认为，写小说的功夫在于小说之外，要是没有我几十年下功夫收集到的资料，我一本书也写不出来。因此，我不得不吝啬一点儿，死死地守住我的资料，秘不示人，宁愿做个吝啬的“小气鬼”。需要声明一点：我不让别人看我的资料，还有个理由：我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不能公开。比如，我有旧京八大胡同各个妓院的详细资料，甚至各家妓院妓女的姓名、年龄、身世，我也记录在案，这些内容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怎么能公开示人？而我收集的许多老艺人的资料同样涉及到个人私生活，也不便传播。所以，我只能用这些资料作为我进行创作的素材。另外，我还向为我提供资料的“老北京”朋友们做过保证，绝不将他们提供的资料到处传播，一定为他们保密。而他们也对我表示：“大兄弟，除了你，就是区长、市长来了，我也不跟他说……”就是这么回事，我与这些“老北京”朋友们的多年交往，



相互间已产生了信任感，我必须守信用。

在出版《正阳门外》第九卷时，啰哩啰唆地讲了上面这些话，是想求得朋友们的谅解。

沈家和

2000年1月26日



年过七旬的北京老人们恐怕还记得：在日伪统治时期，北京正阳门箭楼东西两侧墙垛子上，有触目惊心的六个大字：

大东亚共荣圈

下边小些的字是：

华北政务委员会新民会

这就是当年北京沦陷时期的真实写照。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除了动用其法西斯武装力量外，还野蛮地利用毒品——鸦片、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对北平市民进行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毒害。

日本帝国主义还从经济上和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为了夺取古都北京的古玩珍宝，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特务像蝗虫一样到处乱窜，无孔不入，骇人听闻的事件层出不穷，一起连一起。

绑票事件就像一次洗礼，将方美贞与王子良这对情人的关系升华到了一个新水平。

前一阵子，专诚坛的胖红玉不断让坤三才和女道徒与王子良在专诚坛净室内“结仙缘”。

同时，胖红玉也经常与王子良鬼混。

人的精力有限，因此，王子良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感情献给方美贞，因而而引起方美贞的不满。

在方美贞遭绑票后，王子良不怕危险，全力以赴将方美贞从



绑匪手中救出来。

在方美贞身陷匪巢的十几天中，王子良突然感到方美贞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她。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她。

而对其他女道徒和坤三才们，他只是逢场作戏罢了，当她在她们身上满足肉欲后，很快便将她们忘得一干二净。

方美贞脱离绑匪的魔掌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她的亲人，而是她的情人王子良，这对她的震撼太大了。

她倍感欣慰，因为她知道王子良是真心爱她的，他为她甘心冒险，他是惟一可以充当她今生今世相依为命的男人。

二人如漆似胶，几乎天天幽会。

三元客店二楼三号套房被王子良包租下来，成了他与方美贞的“新房”。

而与三号套房相邻的四号套房也被一对男女长期包租，这对男女是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

在小林芳子以《武德报》记者身份到陈府采访后，又跟踪王子良来到三元客店，发现王子良与方美贞在三元客店幽会的秘密后，小林芳子与谷内佳作的行动是迅速的。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将三元客店二楼的伙计史才绑架到长辛店加藤部队，让史才“参观”狼狗吞噬活人的场面。

当史才被吓得面无人色时，谷内佳作又将一沓子钞票放在史才面前。

从此，谷内佳作成了三元客店二楼四号套房的长期住客。史才则成了谷内佳作的耳目。

每当王子良和方美贞一到三元客店，史才立刻用暗语给谷内佳作打电话，片刻后，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就会赶到三元客店，与史才一起进二楼四号套房内，干一件特殊的事——从一个探视孔观察王子良和方美贞的一举一动，在这对情人亲热时，用照相

机拍下二人的倩影。

两个探视孔挖得很隐蔽，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在四号套房内，既能听到三号套房内一对情人说悄悄话的声音，又能看到那对情人拥抱做爱的情景。

有时，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看着王子良和方美贞做爱，也会情不自禁地滚到一处，狂荡起来。

本来，谷内佳作不是个好色的男人，他对龟田三郎因好色而误事嗤之以鼻。

但是，他毕竟是个男人，也有七情六欲，当他看到比春宫画更加生动的男女做爱场面时，开始还尽量压住自己的欲火，但当他发现身边长得十分俊俏的小林芳子也不能自持时，他便不再克制了。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不但他已按捺不住，需要与身边的这个女人发泄一番，同样，身边的女人也需要他。

当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也上了床时，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史才便显得格格尴尬。

谷内佳作为了进一步控制史才，便让史才也上床与小林芳子狂荡一阵。

后者是个十分淫荡的女人，来者不拒。

这样的观察和拍照活动持续了两个月。

又是一个好日子：市商会会长郝德全为爱妾红宝过生日，在家唱堂会，贺客如云。

老翰林编修陈敬斋收到郝家请帖，可他懒得动弹，自从十三姨太方美贞脱离绑匪魔掌回家后，这对老夫少妻的感情热度一下子升高了，几乎夜夜都要亲热一番，闹得老翰林编修一天到晚无精打彩，眼角老挂着眵目糊。

老头子以为是方美贞遭绑票后他大把花钱将她赎回，她对他感激不尽，所以才如此多情。





他哪里知道，这是方美贞在对他使心眼——夜里把他折腾乏了，白天他就没那么大精气神儿管她的闲事了。

方美贞的另一个用意是让老头子感到她是如此依恋他，对他如此多情，使他对她更放心。

她便更自由了。

当方美贞替老翰林编修到郝家贺寿时，自然与前来赴堂会的王子良相会了。

二人眉目传情，都按捺不住了，前后脚跑到了三元客店，进了三号套房。

就在方美贞和王子良在大铜床上被翻红浪时，外屋的门“吱”的一声开了，进来两个人：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

而床上的王子良和方美贞还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对眼前发生的事竟毫无觉察。

随着“咔嚓”一声，镁光灯一闪，床上两个雪白的肉体几乎同时滚落到床下。

当王子良的那声“啊——”与方美贞的那声“啊——”同时喊出口时，他俩几乎同时本能地用手挡住自己的下身。

“哈哈……”谷内佳作仰天大笑。

而小林芳子又将相机镜头对准赤裸落地的王子良和方美贞，随着“咔嚓”一声，镁光灯又亮了一次。

“你们这是干什么？”当王子良看清面前的人是谷内佳作和曾经采访过他的《武德报》女记者时，心头一震，下意识地感到：这回落入这两个日本人的陷阱里了！

“陈太太！我又叫错了吧？”小林芳子从床上拿一条被单扔到方美贞身上，笑道，“我该叫您王太太，对不对？”

“你……”方美贞忙用被单盖住自己的身子，盯着小林芳子，“你是……”

“我是《武德报》记者。”小林芳子冷笑着说，“两个月前，

我到贵府采访过您。您忘啦？”

“谷内佳作太君，有什么事咱明着来，何必来这一套？”王子良瞪着谷内佳作，两眼燃起不可遏制的怒火。

“王经理不要生气。”谷内佳作本来想用这种突然袭击的办法把王子良打得不知所措，在王子良乱了方寸时再逼迫其拿出古玩珍宝来。可现在一看王子良并没被他打蒙，他立刻改变策略，装作同情的样子对小林芳子说，“咱们回避一下，让王经理和这位夫人穿好衣服。”

小林芳子一愣，但她很快理解了谷内佳作的用意，便顺从地随谷内佳作向屋门口走去。

随着屋门一响，三号套房内又剩下王子良和方美贞两个人了。

“子良——我的日子到头了！”方美贞扑到王子良怀里大哭起来。

“美贞！”王子良抱住方美贞，与她耳语道，“看来咱非走这一步不可了！”又用更小的声音说，“你大点儿声哭，我跟你说几句要紧话。”

方美贞会意，立刻嚎啕大哭起来，并装作要撞头自杀的样子向套房后墙撞去。

“美贞——你千万想开点儿！”王子良将方美贞拦腰抱住，乘机趴在她耳边小声道，“你准备准备，咱俩私奔吧！我在上海有个亲戚可以投奔。”

方美贞又嚎啕大哭几声后，装作昏厥过去。就在王子良把她抱上床时，她在他耳边说：

“我听你的。咱哪天走？”

“我哪天给陈老爷送宣纸去，咱就哪天走。”王子良紧紧搂住方美贞，在她耳边说，“咱在前门东车站见，不见不散。”说完又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屋门一响，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又进来了，跳入他俩眼帘的是王子良将方美贞抱到床上并热烈地亲吻她。

这两个日本人哪会想到，就在他俩刚才在屋门外听到屋内的两个人又是嚎啕大哭又是要撞头寻死时，一个双双私奔的计划已经形成了。

“二位待会儿再进来行不行？”王子良怒视着已进屋的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说，“她刚才要撞头寻死，这会儿又昏过去了。我总该给她穿上衣裳吧！”

“好，好，好！”谷内佳作边后退边说，“我们出去，我们出去！”

当套房门再次关上时，王子良又抱住方美贞耳语道：

“这是两个日本人，回头我对付他们，你甭说话。”

“我听你的。”方美贞紧紧地搂住王子良的脖子耳语道，“要走咱可得快点儿，夜长梦多！”

“不出三天！”王子良提醒说，“你别说话了。你就装作昏过去了，我给你穿衣裳。”

当谷内佳作和小林芳子再次进来时，方美贞已穿好衣服，躺在床上昏睡着。

衣着整齐的王子良在地上转来转去，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

“王经理，对不起！”谷内佳作皮笑肉不笑地说，“今天是开个玩笑，千万别介意。”

“这个玩笑开得太大点儿了吧？”王子良说，“是不是上回我把古玩都卖给南京大员周佛海，谷内佳作太君怀恨在心啦……”

“不是，不是！”谷内佳作连连摆手说。

“那是为什么？”王子良一指小林芳子手中的照相机说，“刚才你拍了两张。开个价吧，打算敲我多少？”

“两张？”谷内佳作“嘿嘿”地冷笑几声，从皮包内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扔到大铜床上说，“王经理，你自己看看

吧！”

王子良拿起牛皮纸袋，从袋内掏出厚厚的一摞照片，足有上百张，全是他与方美贞做爱时各种亲热姿式的裸体照片。

而且，每一张照片后面均用铅笔清清楚楚地写明该照片是哪一天什么时刻拍照的，还记着当日王子良与方美贞幽会了多长时间及他俩到达、离开三元客店的时间。

面对这上百张不堪入目的裸照，王子良心里翻腾着：面前的这两个日本人下了这么大功夫，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是不是盯上了老翰林编修陈敬斋收藏的大批古玩啦？要是这样就麻烦了。

可是，就算谷内佳作把这些裸照给老翰林编修送去，他也不会达到目的。

因为老翰林编修不会因为一位十三姨太的名誉而舍弃他的古玩珍宝。这次方美贞被绑票后，他为了自己安全不愿亲自出面赎票，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既可以娶十三姨太太，就可以娶十四姨太太、十五姨太太，只要他乐意。

那么，谷内佳作的目标不是老翰林编修。

想到这里，王子良心里猛地一震：他们是冲着我来！

“王经理，你看了这些裸体照片，有何见教啊？”谷内佳作故意把声音放低，装作很神秘的样子问道。

“谷内佳作太君，有话就直说吧！”王子良冷冷地说，“你和这位女记者费心劳神……”

“啊……我忘了介绍了，”谷内佳作拦住王子良的话茬儿，一指小林芳子说，“这位是小林芳子小姐，她是《武德报》社的记者。”

“谷内佳作太君和小林芳子小姐费心劳神地给我们拍了这么多春官照，不是为了让我们看着玩儿的吧？”王子良大声说。

“我看咱们还是先抢救方美贞女士吧！她还昏迷不醒呢。”谷



内佳作故作关心状地说。

“就让她这么待着吧！”王子良说，“你们刚才破门而入，把她吓坏了。要是现在她醒过来，还会寻死觅活的。要不你们就出去……”

“王经理，我听说你和聚珍斋、聚源楼、全聚厚几家古玩珠宝店的老板在西交民巷美国花旗银行后院租了个保险库……”

“啊……”王子良大惊失色，叫出声来。他万万没想到，谷内佳作是冲着这个保险库来的。

因为，这个保险库是十分秘密的，除了他们这几家古玩珠宝店的老板和经理外，没人知道。

就是每天日夜在那个保险库看守的人，也是由美国花旗银行出面雇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为几家古玩珠宝店老板看东西。

那么，这个秘密是谁泄露出去的呢？

“王经理没想到吧？”谷内佳作洋洋得意地说，“你们的高度机密会让我知道。”

“你要怎么样？”

“我想跟你合伙做一笔大生意。”

“什么生意？”

“从你们那个保险库拿出一批古玩珍宝来。”

“明抢？”

“我可不干那种蠢事。”

“怎么办？”

“我们学学三国时代的周瑜打黄盖——苦肉计。当然，扮演黄盖的是你。”

“你们要把我抓起来严刑烤打，逼我供出保险库……”

“我们怎么忍心做这种伤害朋友的事呢？”谷内佳作见够火候了，他凑近王子良说，“我有一拨专干打家劫舍买卖的人……”

“土匪？”王子良一听大惊，抢过话茬儿问道。

“也可以叫他们绑匪。”谷内佳作一指躺在床上的方美贞说，“就是上回在童老板家办喜事时绑票的那帮人。”

“小老鼠？”

“正是他。”谷内佳作低声说，“不瞞王经理，这个小老鼠，我并不认识，是外五区回联会长尢掌柜从中介绍，我才认识他。上回绑票，小老鼠那帮人得了五万块的好处……”

“敢情那起绑票案，后台主使是你！”

“不！”谷内佳作正色道，“那个案子的后台主使是尢掌柜和专诚坛坛主陈先生。主意是尢掌柜出的，当然，我也没表示反对。”

“我们赎票的那五万块钱全归小老鼠了？”

“我对钱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古玩珍宝。”谷内佳作顿了一下又说，“据我所知，上回赎票的五万块钱是童老板和陈敬斋老先生拿的。王经理是替陈敬斋老先生跑腿的。当然，王经理也没白跑腿。”

谷内佳作说的是实情。

果然不出宛八爷所料，在尢六按宛八爷的意思将一幅苏东坡“真迹”、两幅郑板桥“真迹”、两幅乾隆“真迹”及凤冠等古玩顶替那对出自慈禧陵寝的翡翠如意给谷内佳作送去后，当时，谷内佳作很满意。

可没过多久，谷内佳作又想起了那对翡翠如意，便又盘问尢六，甚至还几次问到尢六家有没有地下宝库的事。

在尢六感到万分紧张时，他想出一个转移谷内佳作注意力的办法：多次在谷内佳作面前提起翡翠大王童珍亭和几家大古玩珠宝店老板的事，渐渐引起谷内佳作的注意。

于是，尢六又给谷内佳作献计：在童珍亭娶儿媳的婚礼上进行绑票，再逼童珍亭献出古玩珍宝。

谷内佳作对尢六的主意不以为然，理由是“大日本皇军可不



干绑票这种事”。

朶六又自告奋勇，愿为谷内佳作找去董家老宅进行绑票的合适人选。

很快，朶六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将涿州的小老鼠带到谷内佳作面前。

于是，一笔肮脏的交易拍板了：绑票由小老鼠带领匪徒去干，事主赎票时如用古玩珍宝赎票，古玩珍宝则归谷内佳作；事主如用现钞赎票，现钞则归小老鼠及群匪。

当绑票案件发生后，胖红玉又按朶六的主张，引诱童珍亭到专诚坛做佛事，求神灵“指点迷津”。

跟着，王子良也替老翰林编修去专诚坛做佛事。

胖红玉将从童珍亭和王子良手中得到的六件古玩献给谷内佳作时，后者大喜过望。

谷内佳作要放长线钓大鱼，所以，在小老鼠带匪徒到童宅绑票后，不但童珍亭和老翰林编修掏的五万块赎票款都归了小老鼠及匪徒，谷内佳作还给了小老鼠十支三八大盖枪和一批子弹。

显然，谷内佳作要继续利用小老鼠这支土匪武装。

而现在谷内佳作将上次利用小老鼠一股匪徒到董家绑票的实情如实告诉王子良，是为了表示其诚意；另外，谷内佳作也想再威胁王子良一下：如果你不合作，下一个被绑票的就是你！

“我要是不答应呢？”王子良果然不吃谷内佳作这一套，他已经决心和方美贞私奔了，牛皮纸袋内的百余张他和方美贞做爱的裸照对私奔的他和方美贞构不成威胁了。

“那就对不起了！”谷内佳作盯着王子良，一字一顿地说，“从现在开始，王经理和方美贞女士将在我的严密监视之下！”

“啊！”王子良不由得叫出声来，“你们要干什么？”

“如果王经理担心这次与我们合作后在北京同业中丢面子的话，大可不必。”谷内佳作低声说，“这两个月以来，知道王经理

和方美贞女士在这里幽会的除了我和小林芳子小姐外，还有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谷内佳作从皮包内又拿出一张四寸照片递给王子良说：

“请过目。”

王子良一看照片，不由得头皮发炸。

照片上的画面是几只狼狗扑向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三元客店二楼伙计史才。

“我们合作的这笔生意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事成之后，王经理和方美贞女士可以远走高飞。你们二位走得越远，对我们越有利。”

“你们要是杀人灭口呢？”

“我们是要杀人灭口，可杀的不是你。”

“谁？”

“小老鼠和他的部下。”

“为什么杀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这笔生意。”

“可我比他们知道得更多。”

“我们会封住你和方美贞女士的嘴！”谷内佳作的声音更低了，“明天上午，你以体一坛点传师的名义，给今天晚上发生的这起大盗案的失主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盗宝贼住在哪个客店，那些失主自然向警方报案。等小老鼠和他的部下被抓归案，你和方美贞女士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今儿个晚半晌儿就动手？”

“不是今天晚上，而是明天凌晨。”谷内佳作胸有成竹地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小老鼠和他的部下这会儿正在龙须沟大街福源居茶馆附设的吸烟室抽大烟呐。晚上请王经理也去那里。半夜，我派汽车送你们去西交民巷。”

一切均按谷内佳作的安排进行。





子夜，一辆日军卡车将王子良、小老鼠及其九个部下拉到西交民巷东口。

王子良“率领”十名扮做伙计的匪徒来到美国花旗银行大门口，由王子良叫门。

门开后，守门的工役认识王子良，误以为他是来提货的。几家古玩珠宝店半夜提货是常有的事。

至于王子良一下子带来十个“伙计”，也不奇怪。因为作为雅古斋古玩珠宝店经理，所提的货自然是古玩珠宝之类，当然需要有人保护了。

十一个人进了后院保险库，先将两个看管保险木箱的人捆上，扔在雅古斋的保险大木箱上，堵嘴蒙眼绑在木箱上。

十个匪徒开始砸锁撬箱，累得满头大汗，也撬不开箱子，锁也砸不坏。

多亏小老鼠带来一把钢锯，锯下两个大木箱的锁头，可还是打不开箱子。

折腾到快天亮时，才打开两个保险大木箱。

匪徒们呼啸一声，争着抢箱内的金条、元宝。

“这件破衣裳归我吧！”王子良将一件像夹袄似的蓝缎子面儿、黄缎子里儿的衣服揣到怀里，又拿起一对子母绿翡翠镯子、一对翡翠图章、几块蓝宝石、一枚猫眼儿戒指、一枚玫瑰紫宝石戒指。

匪徒们不识货，没人和王子良争。

其实，王子良拿的都是珍品，他揣到怀里的那件蓝缎子面儿黄缎子里儿的不是什么夹袄，而是一件出自皇宫的珍珠衫。

他拿的那对翡翠图章，有三两多重，价值上百万元。

打开的这两个大保险木箱是聚珍斋的。

王子良以前听说童珍亭手里有一件珍珠衫和一对翡翠图章，可他从没见过。